

## 乡间野菊花

那是深秋的一个上午,我应邀去乡下拍照。汽车驶向阳湖文化名镇,开出很远,在一个偏远的村庄停下来。村干部指着前面一栋破旧的瓦房:老人就住那屋,我们约好了,今天来照相办社保卡,应该在家。这几年,城市的社区和乡村为了给农村居民办社保卡,做了不少工作。尤其是乡镇,住户不集中,范围广,很多年轻人外出务工无法招集,散兵游勇似的,要大规模的普及社保卡的收集,很不容易。好在是为了人民谋福利,能得到大家的认可与支持,工作开展得较为顺利。听到脚步声,两个小孩从里屋跑出来,见是陌生的面孔,他们瞪大眼睛怯怯地望着我们。一条老白狗,从门外的草堆爬起,抖抖身上的草屑,吠几声,懒洋洋地摇着半截尾巴,跟在小主人的身边。它的毛色接近土灰,身上的毛稀稀拉拉,清晰可见红疹疹的皮与凸起的皮包骨。“红伢,哪个来了?”“奶奶,我不认得。”稍大的女孩带着四川口音,大约五六岁,脸蛋上的污垢东一块西一块,让人想起蛋壳。衣服像是从杂色染缸里捞出来的棉麻衫,皱,看不清底色。女孩牵着小男孩,进了门。一个老妇人躺在堆满衣物的床上,费力地抬起头。水桶、脸盆、锅、鞋子及农具散落在地。老人艰难起身下床,低头见秋衫上的破洞露出了肚

## 柿花飘香时

又到了柿子成熟的季节,母亲打来电话告诉我,老家的果园柿花飘香。我知道,母亲是以这种形式惦念逝去的父亲。每逢柿子成熟的时候,金黄的柿子像一个金元宝似的,被秋风吹得晃晃悠悠,既像荡着欢乐的秋千,又像跳着美丽的舞蹈,勾起我尘封的记忆和久远的温暖。30多年前,土地承包制刚刚开始,家里贫穷生活困难,当农民的父母没钱买糖果给我们吃。穷则思变,父亲扛着锄头开垦一片片荒山,种下一棵棵柿树桃树李树,既供我们兄弟姐妹们解馋,也是作为经济作物供我们读书。父亲希望我们好好读书,走出贫穷落后的山沟,哪怕希望渺小,也无法阻挡父亲的执着。一晃过去了多年,那一片片果树终于挂果了,到了硕果累累的季节,父亲卖了水果换回了钱寄给我读

## 深秋好读诗

深秋,邀一个清澈明媚的午后,半倚窗栏,一杯清茶,几卷诗书,拥一份淡然,任温柔的阳光抚触心灵,累了,闭目养神,回味诗词中的意象和意境,让思绪展开翅膀自由飞翔,别有一番韵味。秋天,万物凋零衰败,带给人们凄清寂寞之感,诗意常由此而生。“枯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水人家,古道西风瘦马。夕阳西下,断肠人在天涯。”枯树、乌鸦、夕阳,一匹老马,孤独的旅人,寥寥数笔刻画出无数游子眼中的秋天。诗人的伤感有时是“多情自古伤离别”的离愁别绪,有时是“花自飘零水自流”的深深相思,有时是“如今识尽愁滋味”的人生沧桑。总之,秋天在诗人的笔下变得更加凄婉动人,而诗人也因为秋这个季节,心灵有了诗意的栖居!在如今这个信息发达的社会,离愁别绪与我们渐行渐远,古人笔下的深情厚谊似乎更加难以体会,幸好秋天还在,只要我们放慢脚步,用心拥一捧清凉和醇香,就可以细细品味这秋天的诗意。除了寥寥伤感,秋天还给人晴朗空灵的感觉。唐朝诗人孟浩然写道“野旷天低树,江清月近人”,浩渺无垠的夜空,一轮皎洁的明月普照大地,人在大自然面前是渺小的,

## 温暖的马灯

提起马灯,在很多人的记忆里,已经慢慢模糊,但,马灯在我家依然是那么明亮!起初,我家并没有马灯,这盏马灯是我外公留给我母亲的。外公是个乡村郎中,专治风湿,针灸理疗,跌打损伤,经常穿村走巷,给十里八乡行走不便的人们疗伤敷药。一出门就是一天,有时还摸黑路走回家。一清早天空明朗,外公背着他的药箱跟往常一样出了门,哪知傍晚倾盆大雨洗刷整个山村,崎岖弯曲的山路泥泞。外公的鞋沾满黄黄的泥巴,雨水和着泥滑溜溜,走路甚是艰难,索性把鞋脱掉,赤脚走在山路上。突然,脚底感到剧烈地疼痛,外公一个踉跄,鲜血和着泥水从脚底直往外冒。外公急忙解下裤腰带用力缠绑脚板,终于止住血色的水流。雨伞当拐杖,一步一瘸,药箱里发出磁钢杯撞击的滴咚声,随风飘荡……这个不正常的声音一直飘到外婆的耳朵里,外婆连忙放下手中的活,接下外公的药箱,搀着外公进屋。经过一阵忙碌,外公的伤口清理包扎完好,外面的风雨依然呼呼地。第二天一早,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女孩气喘吁吁地跑到外公家,结结巴巴地说:“胡爹,快去看看我爸,我爸昨晚

皮,自嘲地笑笑,随手拿了件印有义工标志的黄色外衣套上,捡了块破布将椅子抹了几下,殷勤地请我们坐。微胖的村干部一路走来,已是气喘吁吁,他拉过椅子一屁股坐下去,椅子不堪负重,叽叽咋咋地响,他像屁股着火般连忙站了起来。我的肺叶顿时有如吸进了过多烟尘,堵得慌。两个孩子乖顺地坐在草墩上。瘦骨嶙峋的老狗在我们脚边嗅几下,没嗅到兴奋点便在孩子旁边躺下。这是一幅和谐却让人心酸的画面。有窗无玻璃,有墙有门框却无关收的门扇。家徒四壁!我从小生长于农村,见过太多贫困户,在70年代粮食供应最困难时期,菜里没有油珠与食盐的家庭亦大有人在,但连门都没有的人家,我还是第一次看到。在咸向阳湖这样富庶的鱼米之乡,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当下,还有这样的贫困户,我感觉有点不可思议。老人用手指捋了捋凌乱的白发,苍凉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回响:我老家是重庆的,八年前,家乡发水灾,房子被淹,老头子被洪水冲走了。我和儿子移民到这里落户。这栋房子是别人废弃的老屋,离砖瓦厂近,儿子和媳妇在外面打工谋生路,我在这里照看两个孙辈带种

书。有一年,因为干旱,果树大受影响,父亲从很远的水塘挑水浇灌,但结果还是令人失望,然而,父亲表示砸锅卖铁也要供我读书。记忆中,金黄的柿子总是吊在又高又大的树上,年幼的我总是遥不可及,总是站在树下仰望着,看着哥哥一溜烟爬上去,伸手就能摘下柿子,我只能崇拜和倾慕。少不懂事的我们总是为吃柿子争吵,父亲总是哄着我,用长竹竿伸向树梢,成熟的柿子很快跌进竹筐里,然后让我挑最大的熟透了的吃。闻着那柿花的清香,此时的我早已破涕为笑,仰着脸望着父亲慈祥的微笑。父亲当兵时是个神枪手,退伍回来被大家称为种田能手。读书不多的父亲竟然像个园艺师,还是嫁接果树的高手,乡邻乡亲都请父亲嫁接果树。在那个物质生活匮乏的年代,父亲在山野石缝田边地头栽种

但是有月亮的陪伴足矣。月亮常常引人愁绪,却更能给人安慰和力量,让人于寂寥中平添一份温暖和亲切之感。王维也有诗描写秋月,“空山新雨后,天气晚来秋。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。”他将一份安逸和闲适融入这月光之中,心静得只听得到泉水激石的“哗哗”声响,达到超凡脱俗、物我两忘的境界。秋天的月亮,无论是今人还是古人,抬眼间就能让人沉醉其中。秋的美还在于秋色,秋趣。秋色有被秋风摧残的憔悴之姿,如“蒹葭香销翠叶残,西风愁起绿波间”;也有绚丽灿烂之态,如,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。秋趣有“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”的豁达豪迈之趣,也有“风定小轩无落叶,青虫相对吐秋丝”的闲情雅趣。无论是秋色还是秋趣,诗句里都藏着诗人对秋的爱恋,稍加咀嚼,感情就变得更加真实、别致起来。品味着诗意深秋,让温馨满怀在文字中浸润开来。窗外,生命继续着衰败轮回,我只需静静欣赏这些无声的告别。在深秋里心静如水,品味点滴诗意,默默地收获着大自然赐予的洗礼和感动。

上睡前还好好的,今天不知道咋啦,在床上不能起来了,妈妈急了,叫我喊您去看看。”外公急忙从床上下来,完全忘记了脚底的伤痛,从伙房拿来一根木棍,背起药箱拉着女孩,急促的身影一跛一跛消失在灰蒙蒙的晨雾里。经过半小时的山路颠簸来到女孩家中,外公放下药箱,帮病人察颜把脉,扎针施救,为病人做复苏按摩,女孩的父亲慢慢恢复知觉,脚也可以动弹了。这时病人想下床走路试试,在脚落地瞬间,看见外公脚上的绷带,才知道外公带着脚伤来为自己看病,感动不已,叫来妻子把外公扶下休息。当得知外公为给乡亲们治病经常走夜路时,女孩的父亲眼眶红红地望着外公,示意妻子去拿一样东西。女孩母亲从床边的柜子里拿出一盏马灯,马灯很新,看样子没用几回。夫妻两人双手递给外公:“您老把这个收下,我们也没有别的能帮上您,就让这盏马灯陪您,行走乡村为百姓点亮一盏温暖的心灯吧!”从此,这盏马灯就从未离开过外公的各个村落。外公临去逝前,特地把父母亲叫到床前,特别交待

点田地,空闲时在砖瓦厂做小工,赚点零用钱。感谢政府,感谢领导,给我办了低保,还上门给我照相办社保卡。卡办好了还能领养老金?真是好人、恩人呐。感谢!感谢!不抱怨,不绝望,就算过得不如人意,依然乐观,感恩。看着老人褴褛的衣衫、苦巴巴的脸,我的脑海突然闪现出家乡黄色的野菊花。我们称之“苦菊”,性凉味苦,叶、花及全草皆是疗病的药材。野菊花的花期长,生长在山野、灌丛、路边、田埂。黄色小朵能从初夏摇曳到秋冬。点亮乡村的眼睛,也给人们带来美的遐想。幼时口鼻生疮、喉咙肿痛时,母亲会拿出干菊花给我泡茶,无需用药,很快便可痊愈。这种在任何环境都能落地生根的植物,与寒暑争晖,与风霜搏斗,朴实、素雅,就算自生自灭也不屈不挠。老人牵着她的孙,送出了很远。直到我们上了车,她还在挥手。汽车在石子路颠簸着,回头,见她黄色的衣衫在绿树掩映中上下晃动,如黄色的野菊花在林中舞蹈。人夜,秋雨不期而至。雨点声声敲打着雨篷,“砰砰”有声。想起那无门无窗、如苦寒的野菊花般的乡间老人,不知她如何抵御寒流,度过严冬?但愿,野菊花的春天能早日到来。

果树,哪怕是毒辣的太阳晒得大地冒烟了,也无法阻挡父亲扬起的锄头。因此,一年四季我们都有尝鲜的水果。小时候,看到勤劳勇敢的父亲佝偻着瘦小的身子开荒垦地,精心打理那一片片果园,我不解父亲为什么这样拼命劳作。可随着时间飞逝,我慢慢懂得父亲劳累一生都是为了全家人的幸福和快乐。虽然生活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但没有什么能比吃上柿子更幸福,吃柿子既是件开心的事儿,也是值得骄傲的荣耀。在柿花飘香的时候回味往事,在温馨的回忆里品味甜蜜的温暖,禁不住心潮澎湃,仿佛不是馋嘴童年的味道,而是赴一场父爱的盛宴。如今柿花飘香睹物思人,看到满树金黄的柿子,仿佛父亲还在身边,那些美好的回忆和难忘的痛楚,就如流淌的时光,让我记忆犹新,不能忘怀。



这盏马灯,要父母亲用马灯多为乡亲们做好事、做善事,把这盏灯的温暖传递给所需要的人。乡村的道路崎岖,加上抗旱在路中间横挖一条临时灌溉水沟,夜幕降临,给村民和放学的孩子带来不便,不是摔得头破血流就是皮青脸肿的。母亲听说后,想到外公的马灯,忙回屋,小心翼翼地墙上取下马灯放在一张方桌上,慢慢撕开包着马灯的胶袋,轻轻剥去裹着马灯的牛皮纸,亮晃晃马灯立在桌面上。母亲拧开灯罩,斟满煤油,然后划燃火柴点亮马灯,火柴瞬间的亮光照满母亲泛黄的脸。母亲提着马灯,在门角落里找出一根两头有铁尖的扁担,快步走向小路的“虎口”,母亲竖起扁担用麻绳把马灯绑在铁尖上。这时,马灯的光芒在漆黑的乡村,显得格外亮堂!父亲在外公去世后,勤学深研外公留下来的书籍和资料,慢慢掌握了一些针灸、推拿的方法,为乡亲们及时缓解疼痛。马灯也顺理成章地跟随父亲穿行于田野山林。如今,七十多岁的父亲虽不能去四邻八乡,但,马灯依然挂在我家堂屋,发出它微弱的光,给每一位有疼痛的人带去一丝温暖!

■成丽 作者地址:咸安区怀德路22号

■石照付 作者单位:崇阳县城关中学

■林月寒 作者单位:咸宁市审计局

■李天珍 作者单位:嘉鱼中百仓储

## 甲申叔

■朱凌云 作者单位:通山县文体新局

侄女要出嫁了,阿母跟我说,要是甲申叔还在就好了。甲申叔是我老家弹棉花的师傅,住在河对面,过河来若碰上我家吃饭,阿爸就会留他喝两口高粱酒。我叫他甲申叔,大人却叫他瘸子甲申,或叫他偏头甲申,他小时候长痢后头发稀稀落落,裸露着花白的头皮,并且有一只眼睛看不见,看东西看人老是偏着头。别看他其貌不扬,却能弹得一手好棉花,弹得蓬松,弹得透。做被子棉线拉得密,也碾压得绵实、柔韧,睡几十年了也不变形。甲申叔结过两次婚。第一个老婆跟他没两年,嫌弃他这点手艺养家太清苦,孩子也没生一个就跟人跑了;第二个老婆是外地的,孩子倒是生了两个,可甲申叔那点钱犹如杯水车薪。老婆要他回家种田,最起码囤个全家饱。甲申叔却离不了这副挑子,每日天蒙蒙就晃悠悠出门吆喝,天黑了点个桐树籽当火把,挑着担子一摇一晃从桥石过河回。老婆一气之下带着孩子回了娘家,再也没回来。

从此,甲申叔索性与一担弹棉花的家业为伴,在铿锵的弹奏声和漫天飞舞的棉絮中悠然自得。开工前,甲申叔穿上那件洗得泛白的蓝长袍,按雇主要求称好棉花斤两,撕扯成小块,平铺在门板上。然后在腰间绑一根弹弓。他左手握弹弓,右手拿木槌捶打弹弓上的牛筋弦,一阵阵“咚咚嘭嘭”的声音,雪花般的棉絮便落在他稀疏的头发上,连眉毛、胡须都是白色,有的棉絮掉在他鼻子底下,随着呼吸跳舞。甲申叔依然蹲着马步,歪着身子,偏着头,挥动木槌的手臂布满青筋,弹弓随着他的身体一上一下,一簇簇雪白的棉絮像蝌蚪在丝弦上跳跃,棉花缠在丝弦上多了,就会发出“嘭嘭”的闷响,弹松了就是“咚咚”声,清脆悦耳。甲申叔最好看的动作是牵棉线。棉线穿在牵线杆头的小洞里像纺织的梭,他自己拉着丝线一头,另一头通过牵线杆甩给帮手,长而轻巧的牵线杆在他手里来回挥舞,画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。棉线是甲申叔自带的,那时弹一床棉被的工钱才四五块,有些家里穷得付不起工钱,只管他三餐粗茶淡饭。他的活却一点不马虎,哪怕是旧棉絮翻新,灰尘很大,每个环节依然一丝不苟,做出来跟新棉一样洁白。转眼我要出嫁了,阿母为我做嫁被,又请来了甲申叔。甲申叔老了许多,几根稀疏的头发已花白,背也驼了。这次他显得尤其用心,每弹完一床棉花,除了用红红绿绿的彩棉条在棉被上写下日期,还特意龙飞凤舞画上一个大红喜字,牵的棉线也换上了彩色。他说阿云要出嫁了,要把棉被做得更漂亮更喜庆。我笑说:“甲申叔,你用棉条牵的字真好看。”甲申叔说:“老咯,身体也不好了,把你的嫁被做好我就退休了。”我问甲申叔为什么不带个徒弟。他说要想弹好棉花,要学30多道纯手工工序,最快也要三年才能学成,一般人都吃不了这个苦,再说,又不赚钱。碾棉的时候,甲申叔在碾饼上放了块石头,碾了一会,就满头大汗,还伴有几声咳嗽,得停下来歇息一会。我揪心地看着力不从心的甲申叔。那次甲申叔坚持不收工钱,他说:“我看到阿云长大的,这也是我退休前最后一趟活,就算送给阿云的嫁妆了。”我出嫁不久,听说甲申叔得肺病去世了。嫁来的被子在太阳底下那个大红喜字特别醒目耀眼,晒后蓬得老高,睡在暖烘烘的棉被上,我梦见甲申叔蹲着马步腰绑弹弓,手拿木槌,用充满力度的双手弹奏着温暖动听的音符。